

松榆斋百记

人类文明交往散论

彭树智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弁言

秋华春实——一本关于文明交往问题笔记的诞生

2003年秋季,我移居北京东方美景松榆斋。

2004年春季,我从松榆斋返回西安西北大学悠得斋。

我长期的书路生涯,养成了一个无形的、然而发自内心的习惯力量,在推动着自己无论走到何处,无论身处何处,总离不开读书,而且是不拿纸笔不读书,常记一些笔记,存而备忘。

2003年秋季,松榆斋的书路之花开始绽苞渐放。历经北京的严冬,又到北京的暖春,京华书路果实已经成型,恰好8个多月内积累了现在100条读书笔记。殚精竭虑,终成一册,“秋华”已成为关于文明交往问题的“春实”。

说来也很巧,我在2000年秋天,在《悠得斋笔记》中,有感于一般人们多悲秋之萧瑟,写过一篇《秋与冬春》的笔记。在那里,我谈到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秦少游和养生学家陈直,英国诗人雪莱等人论及秋、冬、春的名句。那时并没有、也不会预料到3年之后有北京秋、冬、春三季开花结

果于《松榆斋百记》的这本笔记。但巧就巧在这前后有呼有应 2003 年至 2004 年秋华春实——一本笔记就在同一秋、冬、春时间段内诞生了！真是“不信春光厌老人！”

中华古文明中的“春华”、“秋实”，是分别比喻“文采”和“德行”，见于《三国志·邢颙传》。说的是曹植家丞邢颙品德高洁，庶子刘桢善于文辞，曹植亲近刘桢而疏远邢颙。刘桢谏言曹植既要采自己文采的“春华”，又不要忘记邢颙德行的“秋实”。后来，到了北齐时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的“勉学篇”说：“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他把“春华”、“秋实”引入治学，并且提高到素质培养和实践力行之中，深化了它们的内涵。

显然，我的“秋华”“春实”，不但距《三国志》的典故甚远，而且与《颜氏家训》的典故不同。我只是依据《松榆斋百记》的成书时间段而如实地反映了秋开花、春结果的顺序，用“秋华”代替了“春华”，用“春实”代替了“秋实”，如此而已。

不过，《悠得斋笔记·秋与冬、春篇》（后选载于《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02～803 页）中，虽未预料后来发生同一时间段的事，而《悠得斋笔记》与《松榆斋笔记》却有许多相同与相通的内容。这两本书同为学术笔记，内容都以文明交往问题为中心，都是围绕这个中心主轴而进行的螺旋式上升的思维的记录。更为重要的是，

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其中在思路上有连续性。正因为这一点,我在“附录二”中,从《悠得斋笔记》中又选录了45条,以补《书路鸿踪录》中选录之不足。

此外,在移居京华松榆斋期间,还发表了一些文章,作为“附录一”列于书后。原因和“附录二”相同,都是文明交往问题的内容。其中《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写成于松榆斋,而修改于悠得斋,因而也作为附录列入。“附录三”是我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写的一篇自传,后因《馆员传略》改为其他体例而未列入。为保持原状,我把它附在最后,以便读者对我个人有所了解。

前边说过,我有边读书、边思考、边做笔记的习惯。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了。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做研究生时,3个人一屋,白天读书,想问题,可以边读边记。但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了要记的问题,记吧,要拉开电灯,会影响同屋学兄休息;不记吧,对许多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第二天又想不起来,怅然若失。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用讲义夹夹上纸张,夹旁用线绑上铅笔,放在枕旁。一想起要记的问题,摸黑用铅笔记下要点,虽然第二天看那些歪扭、甚至是重叠的字,但仍能整理成笔记而不至于忘记。后来有了书斋,不再用此法,然而,写笔记成为一股顽强的习惯力了。边读边记,收益良多,仅《悠得斋笔记》就有十几本。

这些笔记原是供自己用的。它犹如繁星闪烁的若干

亮点,它又是需要用线索连缀的思想片断。这本《松榆斋笔记》尽管零零散散,按自然写成的时间先后排列,对我说来是敝帚自珍。有些青年学者劝我把文明交往论写成10万字的理论小册子,现在看来时机还不成熟。我先把这本笔记付印,权作一种最近的回应,目的并不是使读者相信我的文明交往论的价值,而是为了进行深入讨论。因为我深知,任何理论都是为了帮助探索世界,不可能完全满意地说明和改造世界。理论之为理论,在于明确它本身的局限性。文明交往论的作用,是帮助人类远离野蛮而不断文明化。自由的交流和表达,是人类文明创造力的来源,而创造力不仅体现在科技进步和艺术发展上,也渗透于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

彭树智

2004年5月1日

写于西北大学悠得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榆斋百记 :人类文明交往散论 /彭树智. —西安 :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4. 10

ISBN 7 - 5604 - 1976 - 3

I. 松... II. 彭... III. 史学—文集 IV. 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0066 号

松榆斋百记
人类文明交往散论
彭树智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编 710069 电话 8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建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11.25 印张 225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 - 5604 - 1976 - 3/K · 221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弁言 秋华春实——一本关于文明交往问题笔记的诞生	/1
松榆斋百记	
一、松榆斋初记	/1
二、读书和写作	/6
三、写作的动机	/8
四、羊年善美谈	/12
五、老年和青年的哲理	/17
六、生活有度	/19
七、有感于中国篮球最欠缺的是“篮球哲学”	/22
八、人死观问题补议	/24
九、癸未秋居京华松榆斋(六行诗三首)	/30
十、计算机之父和《国富论》的颠覆者	/31
十一、文明冲突中的两个极端倾向	/33
十二、文明交往追求“交而通”，反对“交而恶”	/34
十三、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36
十四、“文”字为最早的汉字	/39
十五、交往互动性的核心是开放的自觉性	/40
十六、文化的本质	/46
十七、文明交往的时代特征	/47
十八、理性思维	/49

十九、审美思维	/51
二十、理论视角	/53
二十一、民族主义与宗教的极端性	/55
二十二、波斯诗圣菲尔多西的文本光环	/60
二十三、对话交往哲理	/63
二十四、阿拉伯智星爱德华·赛义德的陨落	/64
二十五、伊朗希林·伊巴迪的对话观与女权观	/72
二十六、著书和读书	/73
二十七、交流使科学增加活力	/74
二十八、伊本·赫勒敦的经济思想	/77
二十九、《无赖国家》与“变形帝国”	/78
三十、杂论全球化	/82
三十一、全球政府与民族国家	/84
三十二、全球化的忧思	/87
三十三、不同文明之间交往中的福山型人物	/89
三十四、对外交往中不要忘了自身的文化	/92
三十五、罗素的公民教育观	/95
三十六、文化自觉	/96
三十七、经济利益与对外交往	/99
三十八、交往催化智慧的有趣个案	/100
三十九、战争深层的不同文明交往观	/104
四十、极端主义的危害	/105
四十一、全球治理与实力	/108
四十二、横观历史	/111
四十三、《十字架与新月》的误解	/112
四十四、美国文明的恐惧病	/113

四十五、两个世界的两种危机	/116
四十六、伊朗官方的政治宗教观	/119
四十七、什叶派与伊朗布维希王朝	/119
四十八、北周和隋代祆教文化交往二例	/121
四十九、七圣刀与祆教关系一解	/124
五十、茅盾译文后记的开放品格	/126
五十一、文史学人之梦	/128
五十二、商界的警语、寓言和口号	/132
五十三、人死观补议的补议	/133
五十四、印第安文明的衰落	/136
五十五、漫想陕西大荔神奇的沙苑子	/139
五十六、博士学位论文三层次说	/141
五十七、学派源于科学思想	/143
五十八、徐霞客与自然环境的交往要旨	/145
五十九、文史学人坚持学术个性之难	/145
六十、西方文明与欧洲文明	/147
六十一、世界文明八百年周期说	/149
六十二、文史之旅	/151
六十三、地区史的学术传统	/151
六十四、《书路鸿踪录》漏掉的代题词	/152
六十五、大众读物序论补	/153
六十六、人论与史学、文学	/153
六十七、文明的传承与传播	/155
六十八、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	/156
六十九、《地中海史》的启示	/159
七十、语言的交往价值	/161

七十一、拜占廷的东西方文化融合特征	/163
七十二、布罗代尔的历史教材观	/164
七十三、罗伯特·拜伦的塞浦路斯游记	/167
七十四、巴米扬的大佛像——多文明融合的主题	/170
七十五、拜占庭与塞浦路斯岛	/172
七十六、时间的历史学	/174
七十七、地理位置是文明的坐标	/175
七十八、文明交往是历史深层上的运动	/177
七十九、16~19世纪塞浦路斯的外部交往	/178
八十、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	/180
八十一、“发生”的世界	/182
八十二、生态文明交往的自觉	/182
八十三、从伊斯兰生态文明看文明交往的整体性	/184
八十四、伊朗——两个体系的矛盾者	/188
八十五、环境与历史	/190
八十六、汉语的四重奏	/191
八十七、21世纪文明交往的关键词	/192
八十八、《Tea of Two》:死亡问题的无奈	/194
八十九、文明交往中的输出和输入	/195
九十、“东方问题”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持续冲突	/196
九十一、中东权力更迭的不同政治文明交往形式	/197
九十二、战争与文明交往	/199
九十三、斯特拉奇的传记风格	/201
九十四、论制度文明	/202
九十五、“永恒利益”新解	/207
九十六、罗丹的雕塑《神之手》及其影响	/209

九十七、梅尼禅诗联想	/212
九十八、文明交往话寒山	/216
九十九、小议学术界三事	/218
一〇〇、面向太阳的审美自觉	/222
附录一 松榆斋文选	/226
一、飞鸿情韵	/226
二、树影总是和树根连在一起	/230
三、奈保尔和茱帕·拉依丽——文化寻根的不同类型	/232
四、从“三之”活动看文史研究馆工作的特点	/234
五、论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交往问题	/240
六、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	/250
附录二：《悠得斋笔记》选录	/271
一、序言和后记	/271
二、坚持自我	/272
三、个体自由	/272
四、五不足恃	/273
五、蒙田和爱默生的读书观	/274
六、全球性文明交往话题 移民作家群	/275
七、美的历史	/276
八、当代和思想 历史的主体性	/278
九、爱默生的“自立”主张	/279
十、科技文化的新视角	/280
十一、语言不只是符号	/281
十二、胡适笔记补	/282
十三、全球化与国家的作用	/284
十四、川端康成论个性	/285

十五、庞德的诗	/285
十六、伽利略临终遗言	/286
十七、语言文字的交往与理解	/286
十八、巴赫金的“大对话”哲学	/288
十九、大雁情	/289
二十、宗教与文化	/290
二十一、无根人和心灵冲突	/291
二十二、文学三大母题反映交往文明化程度	/292
二十三、想起《责任原则——论技术文明的伦理》	/293
二十四、历史的意义	/294
二十五、历史学家的人格和良知	/295
二十六、狐狸后面跟的是什么？	/295
二十七、什么是制度	/296
二十八、问题意识的“度”	/297
二十九、真	/298
三十、唐诗咏雁诗句选录	/299
三十一、雁趣	/302
三十二、论传统	/304
三十三、论正义	/305
三十四、文明交往的追踪和比较	/306
三十五、中西近代初次文化交往的宗教形式	/307
三十六、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309
三十七、两个隔离墙	/310
三十八、现代性	/311
三十九、影响与关联	/312
四十、思想的三种变形	/314

四十一、吴大猷的科学观	/315
四十二、欧洲文明的源头	/317
四十三、善意和宽容	/318
四十四、精神财富	/319
四十五、杜威的“交往生活”理论	/320
附录三 彭树智自传	彭树智 /327
跋 文明交往散论补记	/331
一、文明交往研究的范围	/332
二、新老帝国之间的交往	/333
三、交往铸造城市	/335
四、文明交往中的国族问题	/337
五、步入历史深处	/342

松榆斋初记

2003年8月底,我移居北京松榆南路寓所。我因松榆路而把这个新居命名为“松榆斋”。

松榆斋其实周围没有松树和榆树,只有老的垂杨柳和因此而命名的北京垂杨柳中学。以新楼为斋,当然找不到北京老胡同的文化内涵,只有以我坐七(十)望八(十)的松榆般老龄为新居的象征了。

古人曾以“桑榆”喻老年,曹植即有“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的悲观咏叹。刘禹锡的“桑榆犹未晚,为霞尚满天”诗句,颇有“夕阳红”气势。《后汉书·冯异传》提到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中的“东隅”,表示万事如日出东隅之始,人生有时会走些弯路,但失败之后,会有收获的。这些都谈的是“桑榆”。

《论语·述而》有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的话。《抱朴子·对俗》不同意此意:“人中之有老彭,犹木中之有松柏,禀之自然,何可学得乎?”姑且不论此辩驳有无道理,但以松柏喻彭祖的老龄,毕竟比桑树要恰当些。这样,我觉得走进北京松榆里,走进美景东方小区,用“松榆”取代“桑榆”,更切合晚年迎晚霞的心态,因而便把书斋定名为“松榆斋”了。

提起书斋,这自然是学人书路上的心灵空间、心灵家园了。学人都有自己心灵栖息地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都

是时代海洋中闪烁的贝壳和彩石。我一生居住的、以“斋”命名的书屋有四次：第一次是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居住的“十九斋”，据说是校长马寅初坚持以“斋”来命名学生宿舍的，所以，当时学生的宿舍大楼都称为“斋”；第二次是在长春自由大路上的“自由斋”，那是东北师范大学的进修教师宿舍所在地，看楼的韩大爷常诉日伪统治时故事，使人深感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因用“自由”名斋，也与“自由大路”相符；第三次是年届70岁时，用“眼望雁阵远，手着书城近”的“悠而得之”的思路，把西安西北大学新村22楼寓所命名为“悠得斋”。“松榆斋”是我第四次居住的书屋了。

移居“松榆斋”，第一次购买的书籍是1998年修订本的《新华小字典》。家里原有一本，是70年代的老版本。在松榆里书店购买时，售货员以为我是给小孙子买的，她不知道小字典对老人也是需要的。在悠得斋书案上，我常放着《新华小字典》和《英汉小字典》。案上不可有书，胸中不可无书，而我案上却不能缺少这两本小书。它们是我随时请教的无言之师，它们随时为我解惑释难。松榆里书店售货员的眼神，促使我在购回《新华小字典》之后，在封里空页上写了以下的话：“莫道硕学百卷书，小小字典仍为师。”下面又用小字写了：“昔有慨于吴宓老年仍手不离英汉小字典，并语人：是吾师也！今人为学，仍离不开小字典，否则，难免谬误啊！交往文明化，岂能离开文字的准确运用！”

移居“松榆斋”，写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飞鸿情韵》，述说的是我即将出版的67万字的《书路鸿踪录》。在这篇

2000多字的短文中,所反映的是我大半生书路心史,所讲的是我大半生的书路心声。雁过留声,人生留踪,苏东坡的“雪泥鸿爪”诗启发我用《书路鸿踪录》来命名我这部从研究生到现在的文集。这首诗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是一首人类在生命活动中的哲理诗,是一首人与自然对话及对这种对话艺术化理解的哲理诗。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上,人与自然的对话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这种对话从精神文明交往方面来说,是以神话、哲学和文学艺术三种形式进行的,而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成为最有内涵的形式。时空意识、生命意识和时代意识,对古代诗人更赋予人与自然和谐而有诗意的观照和审美情感的倾注。苏东坡在“雪泥鸿爪”诗中,对人生态度和生命的深刻理解,不但以艺术眼光审视自然,而且以哲学理念体现出比一般诗人更好更广阔的自由精神。这首飞鸿诗体现的更高的自由精神,由文学层面、文化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给人以诗意情韵的心灵栖息。

移居“松榆斋”,收到第一本“作者赠书”,是我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的样本,这是该丛书13卷中的第8卷。《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的编后记,写了一万多字。它是我通过对已出的中东9个国家历史与现状分析后,写出的一篇小结性论文。首先,我明确地提出“文明交往论”对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意义,在于它重视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在于它关注这种相互联系和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

同国家中所达到的程度和发挥的作用。其次,我勾勒出阿富汗和叙利亚两个中东地区文明交往中心的历史交通枢纽汇聚图景,特别是较详细地叙述了叙利亚在古代中东文明交往中的创造性作用。复次,我概括了中东国家通史中整体性、联系性、综合性因素和由此贯通而由过去、现在和未来趋势组成的文明交往链条。同时,我提出了人类历史的已经凝固、正在凝固和尚未凝固的历史“三层次”说,并进一步强调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学术风格:从已经凝固历史层(远古、中古和近现代史)、正在凝固历史层(当代史)顺序学习和从尚未凝固历史层(当前发展现状)出发,追溯和反思第二、第三层历史,并从此历史高度审视现状与关照未来。学习历史与研究历史方法的顺序与逆序相结合,这在方法论上是双向动态的有机结合。

移居“松榆斋”,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波斯人昂苏尔·玛阿里(1021~1069年)的《卡布斯教诲录》(商务印书馆1993年中译本)。这是波斯中古史上一部散文名著,涉及有关穆斯林生活道德许多规范。例如认识真主、孝敬父母、慎思择言、饮食、爱情、休闲、狩猎、教育子女、结交朋友,以至于论述战争、做生意、做宰相、做统帅、做国王、做农民,乃至医学、天文、诗歌、弹唱等无所不谈,被伊朗“诗王”巴哈尔(1866~1951)称为“伊斯兰文明的百科全书”。作者是席亚尔王朝第四位国王卡布斯(976~1012年)之孙,生活在突厥人王国的加兹尼王朝(962~1186年)统治时期的波斯和印度。他这本论文的主要特点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波斯化,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生